



漫塘文集卷之十七

宋籍甲令改添蓋通判建康府太常寺丞直顯謨閣主簿王局觀漫塘病叟劉宰著
四六劄

通鎮江趙守范

竊以孟秋謹月甘雨應期恭惟某官以天上星辰
主江邊風月山川改觀宗社發祥台候動止萬福
某久矣卑棲睠焉高仰飛沈異勢拜伏無階茲審
錫命帝宸陞華匠監大江之左正依玉節之光二
浙以西更借金城之衛豈但楚尾吳頭之故有煩

召父杜母之來知已布於教條敢敬陳於賀牘某
官英姿霽月爽氣澄秋讀人間未見之書爲天下
有用之學青油幕下正賡夜觀之吟赤白囊中忽
報夕烽之警一鼓作三軍之氣十乘代元戎之行
陰闔陽開孰測六奇之用風飛雷厲屢推千里之
鋒武夫悍將奉命以爭先儒生學士動色以相賀
陸抗守邊之略信不愧於伯言孝文前席之思欲
亟見於賈誼內徧儀於華貫外游領於藩宣甫茲
建臺又爾易地蓋兵之可用古獨稱於京口而謀

之未寢今猶慮於淮南望公之來真以日而爲歲
聞令之下皆滌慮以洗心貪夫骨寒黠吏膽落爭
爭侵暴足知屏息於閭閻風采精神信可折衝於
樽俎願益體古人愷悌慈祥之意以一洗積年愁
恨歎息之聲庶成保障之功卽正樞機之任某蚤
以多病自棄明時再冒招延一無補報俛焉耕鑿
免於饑寒一廛爲氓幸遇滕君之仁政萬間庶士
敢祈杜老之歡顏謹勒此代其身致敬于庭下意
陋辭拙且不閑彛式有乖事上之恭以度外處之

幸甚

回趙守冬至

微陽肇復庶彙潛通恭惟某官當南路之日初回
望太行之雲益遠一誠哀慕五內分摧然念大江
之南正資固圉長淮以北更藉折衝惟深抑於至
情以導迎於和氣某才非毛遂雖莫預平原之十
九人頌擬奚斯惟遙祝魯侯之萬千歲無由面控
仰丐情原

回韓守大倫

專价鼎來華緘下墜細字識隆謙之過多儀欽厚
意之將四端出紅女之機應念授衣之候十壺邊
從事之節尤憐把菊之情錦荔螺頭以慰其束苴
采茶之勞彩箋兔穎以寫其登山臨水之感記存
良厚報稱謂何其官家傳盟府之勲身服聖門之
教方急符狎至常思田里之寬雖畫戟森羅每想
林泉之樂淮陽信汲黯所薄河內願冠君之畱惟
酌民言勿專已計某少而落落老已昏昏了無鄒
谷回春之能徒有楚客悲秋之賦無衣而何卒歲

已幸紆幽俗之憂醉酒而歌太平尚復見周家之
盛頌言及此感歎兼之謹勒此代其身謝於庭下

回韓守請鹿鳴

以汝南月評之朝舉周官歲貢之禮不遺衰晚亦
賜招邀仰惟二千石之尊勸駕惟謹固應六七十
之老扶杖往觀竊以道同相謀詩歌必類方食華
之雅詠散入筦絃正連茹之羣英進陪樽俎詎宜
此處可着陳人用控忱辭仰祈矜照辭齊王出東
郭此心實異於孟軻從江州遊廬山他日儻同於

元亮

回韓守減苗斛割

軫念一邑九鄉無告之民盡革三斛八勝並緣之
弊二斛頒下萬衆歡呼某列在受廛同深戴德惟
往事有當懲創而細故尚須講明小民所輸僅止

斛勝則斛勝亦所宜更

更乞造計一二面發下點則小戶受賜者尤多

吏所增常始勺合則勺合亦所宜戒

乾道中太守陳天麟侍郎

總計倉場諸色合用定為三斛八勝許人切乞明戶自行斛槩後却更於三斛八勝上增加

述旨意詳載文移

具說四斛三升逐項庶勤之堅各色將來不許更添

珉可垂於永式而播之雅詠盡揜於前聞某敢因
下問之先輒忘上瀆之罪仰祈宏度特貫嚴誅

回韓總送賀新除禮

銅虎分符已最治平之課木牛給餉益專總督之
權民歌今袴而昔襦士喜投石而超距事關軍國
懽動神人某曾未貢於賀牋辱先頒於問餽矧惟
衰晚冒藉吹噓起之問館之中畀以容臺之屬實
以抱病有負知音方力控於枕辭詎敢當於厚意
仰祈弘度俯諒愚衷

回韓總賀符請鄉舉

小兒未學濫隨場屋之後塵大比與能偶占州門
之前列由子弟之教曾承於子產而禮樂之光尚
賁於周原致僥冒之若斯實夤緣之有自猶未伸
於摧謝已先辱於匪頒老深舐犢之懷曷勝感佩
書拜雙魚之賜更切欣榮

回何守處人送賀七袞禮

恭惟二千石已寬愁恨歎息於民間更喜七十翁
得遂嬉戲遊遨於境內特頒盛禮以寵衰年錦心

繡口之文鐵畫銀鈎之字粲然二妙藏去足以爲
榮副以多儀並受寧得無愧謹拜從事之辱餘授
使者以還南窓容膝之易安擬粗全於素手北面
稽首而再拜尚曲諒於愚忱

回張平江嗣古送七袞禮

恭惟二千石方蘇愁恨歎息於東吳頗喜七十翁
得遂嬉戲遊遨於北渚所居地名爰因新歲遣貺盛儀
使內得以供魚菽之祭於家庭外得以侈雞黍之
招於鄰曲更遣文星下照老景增華意厚而勤感

深以愧歌雖寡和未能措巴人之詞壽欲作朋尚
擬繼魯侯之頌其爲遲緩敢幸容寬

回吳守淵到任

竊以日怙晝長涼驚秋早恭惟某官當勞來還定
之時行平易近民之政百神呵護千里懽呼台候
萬福其比者鄉閭不幸戎伍挺災火盜相因家室
莫保灞上將軍之如戲固失防閑潢池赤子之無
知亦幾扇動肆煩趣駕以任撫綏之寄甫遂合符
卽收蕩定之功某官以世真才膺時妙簡河南治

平之最已光於前人浙右澄清之功未忘於舊部
故賞罰之行堅如金石而號令之布疾若風雷曾
不崇朝集此成績某雖再謝誨函之辱曾未修屬
部之恭賜以風儀光之雲翰二千石爲禮厚矣七
十翁何德堪之精縑非野服所宜厚幣非塵疇敢
受用敢服歸於帑吏餘悉敬領於使人更有愚忱
敬陳別紙蓋必小懲乃可大戒而無遠慮必有近
憂併祈高明深賜識鑒

回吳守中秋送物

五馬人生貴方仰竊於餘輝明月今宵多忽鼎來
於嘉餉富哉臘釀美矣霜螯餅餌芬香果實羅列
具形真染皆鐵畫銀鈎敬誦好辭信金聲玉振自
惟衰晚曷稱撫綏袖漫刺而弗前愧禰衡之不敏
舍正堂而安敢尚齊相之矜原秋氣益高胡塵未
靖身安而國家保尚謹節宣內修而夷狄攘更祈
翼贊伺頒召節卽貢賀牋稟謝不虔賜察是望

回溧陽徐百里

謂禮

敬領長牋兼承真翰幣實於篚仰欽厚意之將經

必有權更感誨言之及顧惟衰朽曷副矜存某官
粹然天姿凜乎風節推傳家之學爲作邑之方去
惡如去草之農夫何憂掣肘愛民若愛子之慈父
孰不傾心佇觀三異之成卽聽九千之寵某少焉
不學老矣無能被毳荷氈衣敢專於衣帛膠柱調
瑟理更昧於折衷張公大谷之梨放翁東野之集
敬已下拜其敢引辭文繡精縑琢雕燕器旣越人
無用於章甫宜少陵捲還於錦衾兩地相違曾不
異犬牙之入尺書可寄尚無忘鴈足之傳感佩惟

深敷宣罔旣

回邑官請送龍

龍無求於我古語有二云貧者不以財禮經明甚況
上戶非關於下戶官居無預於私居若欲置之座
隅吾則必在汶上伏幸台察

回閩士惠啓

承舉玉趾賜以臨存且貺瑰詞加之賁飾有如衰
晚何克堪承某人紹龜山之傳鍾閩嶺之秀將鵬
飛而直上姑鵲遶以求安顧惟里社授館之家皆

爲場屋掘井之計故鄉人似而喜謂可朋從雖君子至於斯未遑賓禮况其老矣無能爲矣雖言之誰爲聽之恐厯行李之久畱謹憑尺楮以爲謝尚惟寬假洞照誠忱

謝殷生惠詩

市廛之隱緬想古人衣冠而來喜見吾子矧出新製采慰鄙懷某人豹隱霧斑璽藏春緒兩端之叩悵莫登孔氏之門萬丈之光尚有味韓公之句敢因厚意遂效寸誠業在販繪功雖高於漢將學如

斷織言當念於軻親拙語不知剪裁高情幸略邊

幅

家有綵帛舖

謝蔡親惠雪糕

半月之疾累與死隣數日以來漸有生路忽承雲染兼貺雪糕味愈百牢光搖六出裹飯食子桑之病仰欽陳義之甚高撒鹽誇謝氏之工却媿擬倫之未穩其爲欣忭罔旣敷宣故因蒼頭之回謾致素書之謝率略知愧照察是祈

答余兄惠詩

自遠來訪出銜袖之書以義見規俾彈冠而仕愧
辱君重悵未我知蓋鷦鷯巢於一枝足以自適而
駑駘責以千里豈其所長矧惟病疾之軀非曰高
尚其事一痛哭六太息君宜勉策於治安二不可
七弗堪我已卽安於懶散不遑欵接併告矜原

回司馬提舉

陽春布澤卉木生輝恭惟某官振揚風采聳動日
畿羣聽具孚百靈胥衛台候動止萬福某以昔登
門之舊爲今受塵之人越自建臺不勝賀厦顧以

二十載不違遠之拜八九年闕承候之恭不敢率
然惟勤仰止敢祈義槩曾不遐遺親染誨函以垂
下問某自惟衰惰何克堪承展玩再三感藏千萬
仰惟某官潛心正學濟美名門布武周行彌屬縉
紳之望分符江國卽騰襦袴之謠九陛簡知六條
分察顧惟鄉郡兩邑之早乃列城去歲所無輟上
幕以遠來知窮閭之有賴某幸托二天之庇敢辭
一日之勞顧疾疚之已深欲奔馳而不可有孤隆
委曷追嚴誅尚丐寬明俯賜矜宥

婚啓

定諸葛氏

起草廬之顧赫奕家聲分藜杖之光寂寥世裔冒
貢婚姻之請亶由聲氣之同某人四德夙全允謂
有齊之季女而某人一經是訓自慚新學之小生
敢期鳳卜之諧式遂鸞膠之續禮嚴納采敬闡初
儀詩詠宜家尚諧永好

定周氏

令行細柳赫然先烈之傳光射青藜久矣斯文之
墜許聯姻婭祗佩謙勤某人姆訓是循卜方符於
鳴鳳而某人身修粗謹選偶均頁於乘龍敢云聲氣
之同諒有夤緣之自納吉納采愧未究於彌文宜
室宜家尚克諧於永好薄禮端遣別牋縷陳

聘張氏

二姓共學如管鮑交諸孫締姻直秦晉匹穀旦將
偕於佳禮蕪辭敢薦於愚誠某人婦德婦工見稱
族黨而某人儒言儒行未涉津涯所恃通家遂忘
非偶實幣帛以將意其敢虧五兩之儀欲男女之

及時尚無爽百金之諾

定倪氏

傳美意於伐柯久欽高義却煩言於采葛忽是定期敬貢柔牋以將薄幣其人稟姿之正展也宜家姪某賦性之剛勇於遷善況甚知丈人之厚必不爲小人之歸鳴鳳之占已幸式符於此日乘龍之喜更期不負於他時

定郭氏

曲阿故家舊連阡陌句金寓里近接閭閻旣草木

之味略同且葭莖之契不一遂聯姻好實副心期某人毓德柔嘉頗志女工之事而其人稟姿庸瑣粗知子職之供尺素陳誠百金得諾消吉之日敬修不腆之儀稱家之宜尚追求全之責非然薄禮具於別牋

聘郭氏

樂男女之及時人情所共實幣帛以將意古義可稽方君家簡求玉潤之良而姪子誤中金屏之選其已久矣迨其吉兮宜其家而于歸不勝幸願之

至途之門而必戒尚勸訓飭之嚴不腆聘儀具陳
別楮

定湯氏

合二姓之好荷不遐遺修六禮之初愧成臯緩洎
辰得諾齋宿貢誠某人毓秀閨門義多陳古某人
授經庠序學未知新許從甥館之遊更願師資之
益志同方學同道適我願今男有室女有家永爲
好也

聘湯氏

合二姓之好夙拜諾金陳七日之儀敬將薄幣深
惟至意頗略彌文顧惟猶子之愚未侍先生之訓
茲爲幸矣可遂符鳴鳳之占更賴教之使不負乘
龍之選

定王氏

道義之交孰有踰於昆季鄉黨之議謂宜締於婚
姻雖君爲竹林宦達之家而某乃蓮社棲遲之侶
然同聲相應外此奚求其人毓秀閨門夙全四德
而其人從遊家塾粗守一經幾年傳似於好音今

日得諧於成論肅陳禮幣具列副緘謂此郎未有
如茲實上欺於衡鑒曰孺子可教矣尚幾曲賜於
甄收

聘王氏

曩伸懇請婚欲及時旣荷矜從禮應納聘自惟寒
陋莫稱寵綏某人許嫁以來益懋宜家之德而某
人旣冠之後當爲授室之圖辱原尚平之心不靳
季布之諾迨冰之未泮及桃之始華當使御婦車
以行親迎庶因畱甥館而便師承曰不汝違敢忘

君賜儻其可教豈惟寬舐犢之懷幸而有成亦足
副乘龍之望

定袁氏

幼孤兒弱冠方成曰未有室大丈夫以氣相許言
就其居雖云賦分之自天亦幸棲身之有地令女
言容夙備尤高詠柳之才姪孫伉儷欲諧喜遂附
蘿之願可但二姓之合庶幾五世其昌敢貢菲儀
併伸下悃子壯而贅已敬奉於成言親老而貧尚
時容於反顧

聘表氏

既問名而納聘婚姻之常非受幣而不親聖賢所
戒敬稽往訓冒貢非儀願方同氣相求夫豈以多
爲貴子之出贅當謹奉於成言婦以事姑尚無忘
於此義

聘潘氏

合婚古所重既已有期納聘禮之常其敢不敬某
曩爲從姪孫而締姻議君亦以令姪女而惠好音
既二姓之好克諧豈五兩之儀可略實以箱籠深

慚幣帛將意之微宜其室家預有男女及時之喜
定孫氏

三十年篤叙於姻盟不爲無舊一再世獲聯於親
好信亦有緣繇父兄當日之遊從遂男女此時之
配合某人姆儀是則亶謂有齊季女之賢而某人
師範方親寧免新學小生之愧敢自謂秦晉之匹
幸復繼朱陳之姻謹飭柔牋肅陳薄幣懿氏卜妻
敬仲已獲符鳴鳳之占李監流詠少陵尚不負乘
龍之選

代湯氏定趙氏

粉榆地近相望一舍之間草木味同遂締二家之
好知夤緣之有自顧欣幸以何多伏承某人
有德有容亶謂天潢之秀而某人學詩學禮擬攀月窟
之華荷采菲之不遺勤執柯之屢至實於箱篚雖
有慚五兩之儀報以瓊瑤尚不靳百金之諾

代張氏定丁氏

繆長宗盟弟子是爲猶子爲求嘉偶名家孰若外
家冰清矧若於婦翁桂香猶浮於仙籍方求婚可
比溫嶠而問名乃許阿咸伏惟某人毓秀閨房可
但吟於柳絮而某人擷英藝苑方擬踏於槐花旣
同氣之相求故不疑而何卜續舊姻於五世豈惟
符鳴鳳之祥占喜色於大門或可遂乘龍之近初
儀不腆別箋具陳

回湯氏定禮

子也猶子已托舊姻親無失親更勤嘉命矧舒祺
左師之甚愛愧謝姪道蘊之非才幣帛以將門闈
有喜某人公侯之別天將與之而某人閨闈

禮無違者偶執柯之不遠荷采菲之弗遺書
魚已戢相先之誼占符鳴鳳更開有永之祥

回蔡氏道日禮時恭叔兄居暮制

魚封委貺中有尺書鹿幣納成數踰五兩拜禮文
之有煒感契好之相先顧伯氏尚牽手足之私情
俾小子代布腹心於下執若稽古典莫重新婚七
日爲期雖敬承於命戒再思後可幸更審於事宜

回蔣氏定禮

奉詔校秘書愧家聲之久墮修史稱良筆欽祖德

之有傳雖相望十里之間曾未有一日之雅魚素
忽傳於至意鳳鳴已協於吉占天實爲之念不及
此伏承某人金玉之質蚤自愛重而某人箕帚之
事粗知服勤荷葑菲之不遺喜絲蘿之有托實幣
帛於箱篚已佩先施報桃李於瓊瑤居慙往訓方
崇永好願略彌文

回蔡氏定禮

傳中郎之業夙仰名門校東觀之書有慚末裔再
四許聯於姻好異同敢徇於人言某人蚤歲

師承不廢而其人弱齡失父母訓粗閒諒自修之及時亦豈待警戒之有道實之幣帛敬佩勤誠報以瓊瑤祗慙古義

回洪氏定禮

男女婚姻亶爲古義鄉里孝友無如公家非曰擇而取之蓋有幸而得者不辭早計敬拜先施某人家庭之間自得師資之益而某人閨門之內粗知姆訓之遵猥辱魚封許諧燕婉端有夤緣之自敢云聲氣之同意以幣將深有慙於報玖禮必親迎須少俟於及笄

回張氏定禮

作二京賦欽世業之有傳校東觀書愧家聲之弗紹幸兩翁舊偕於里選而一廛相望於邑居聲氣不殊遊從良厚宜超俗見遂締姻聯伏承其人開爽之資學如不及而某人愚魯之質禮則無遺納采粲然拜嘉感甚丈夫願爲之有室寧敢後於于歸良人仰望而終身斬不孤於所托

回黃氏定禮

一牛鳴之相近久欽聲氣之同雙魚素之鼎
奉婚姻之請非望所及爲喜可知某人東觀讀書
不替家傳之舊某人列女有傳敢忘先訓之貽荷
采菲之弗遺介執柯而非遠一言以爲信已敬拜
於嘉音八世莫與京更願符於往卜

漫塘文集卷之十七終

漫塘文集卷之十八

宋籍男改添差通判建康府太常寺丞直學士閣直學士高觀漫塘病叟劉宰著

雜文

勸農文代外舅梁總權鎮江府作

勸農郡守職也守未至部使者適攝事可以爲具
文而不加之意乎使者來是邦三年矣爾地之瘠
爾賦之重豈惟使者知之聖天子蓋甚愍焉故比
年蠲丁賦百萬實始此邦兵興政煩而是邦獨晏
然無異於平時顧不甚幸歟然而力田尚寡浮食

尚衆則有由矣夫徃於私販之利而輕於冒法倚
臺省諸司之迫而果於終訟凡此皆害農之本豈
惟違天時失地利且凶于而家害于而身是可不
深長思歟父老其敬聽斯言歸而告諸子弟相與
專心致志服田力穡以無負聖天子優卹此邦之
意

恭興縣勸農文

勸農令之職不可一日廢每歲仲春出郊而勞勉
之蓋曰謹其初也爾父老其敬聽令言凡農之害

有三令實司之一曰奪其心二曰奪其力三曰奪
其財豪民梗之而不能制姦民擾之而不能戢或
侵其疆或許其私或負其直或攘其有使吾民快
怏然有懷弗伸而惴惴然畏禍之及耕弗克深耕
弗克易鹵莽滅裂以苟朝夕此之謂奪其心工役
繁興獄訟滋熾事雖微而追逮者衆理雖明而淹
延弗決一事未已而一事繼之吾民赴期會之時
多而治稼穡之時少或耕而弗種或種而弗耘此
之謂奪其力賦歛有常漁取無度或名爲公家興

作或並緣上司行移官收其一吏沒其十重以兼
并之家因債負而再倍准折僧道巫覡遊手之輩
托佛老鬼神而誑惑乞取使一歲之入不足以供
一歲之出冬暖而號寒年豐而啼饑此之謂奪其
財奪其心則弗康奪其力則弗專奪其財則弗裕
有是三者雖日登進父老而勉之耕督之殖猶爲
具文也况一日之勸而欲責其終歲之勤耶令起
於白屋凡父老蘊而弗言言而弗盡者令略知之
繼自今以往凡害農之事如前所云令念茲在茲
敢不良圖怨謫黜責非令所憚父老歸而語其子
弟相與專心致志服田力稼雖休勿休或猶有遺
害則相率而告於令令弗敢辭

勸尊天敬神文

蓋聞非其鬼而諂祭之聖門所戒假於神而疑衆
者王制必誅敢述愚誠少禪明見自有太極已肇
一元旣分三才而爲三乃播五行而爲五歲月欲
其無易定爲三百六旬寒暑難爲驟更次爲七十
二候一言以蔽大德曰生其在人也或饑寒所侵

或飽暖太過或起居之無節或喜怒之失中或醉而風乘或虛而邪入乃成癘疫各有源流氣相薰蒸人易傳染所以不能免者亦由有以召之儻感受之初澄清厥念擇醫必審用藥必精幼小則乳哺者以時長上則侍奉者唯謹意之所惡勿置其側口之所嗜必度其宜又同居之人各敬其事勿相戲嫚勿致驚呼身雖忙而滌濯灑掃不異平居心雖憂而衣服飲食不愆常度如此則真氣還而何恙不已內志正而何邪可干乃不反之中第求

之外俚俗相扇淫祀繁興其一曰祭瘟所在市廛皆有廟貌或肖虎兕或像虺蛇或手足妄加或眉目倒置夫物各從其類而人必擬於倫豈天地造化之功作魑魅魍魎之狀況至貪者皂隸有不取之贖至賤者乞人有不屑之食曾謂塊土鈞播而乃饕餮盤餐理固甚明人可自曉至於用醫藥以救表裏亦須托環玦以決從違致取短捨長當汗及下去生已遠之死固當所擲枯節朽根何異長挺利刃其次曰齋聖又其次曰樂神晝夜畱連男

女混雜冥頑之童附而爲鬼鬼固不靈腥臊之巫
降而爲神神亦可耻妄言禍福以詒昏愚牲十餘
不供一夕之需香數套僅充一藝之用其他誘取
脅取不使聞知見知固有婦欺其夫子隱其父厥
費無藝豈實有餘或典質而一縷無遺或假貸而
倍蓰計息以致資產破蕩老稚流離深原其情有
甚於盜又病者欲療而禁其服餌老者須肉而絕
其肥甘投以符水不問證之陰陽聒以鼓樂不恤
體之煩燥使生者不得盡其力死者無所伸其冤

揆以刑書合坐故殺甚至姦欲逞而杜其來徃之
親戚言不驗而委其禍崇於先亡使和順之俗變
爲乖離孝思之心更爲怨詈則誣讒天理壞亂人
倫貫惡之盈非赦所及顧無士師之權以執有罪
無先聖之道以正羣心徒抱拳拳未免喋喋儻能
崇德辨惑曾不以人廢言庶刷神羞不累其聰明
正直且瘠人瘼同底於壽富康寧

策問

問水旱有禱禮也抑有可疑者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境內者故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楚昭亡國之餘河非所祀季氏旅泰山孔子傷之而今也五嶽之祀徧于州縣禮歟古者有豢龍氏之官則龍者天地間一物爾故龍鬪于涓淵子產弗祭祭於山林川澤丘陵之神云者謂其神足以使物也今也水旱之禱不于神于其物禮歟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故晉不祭鯀被髮野祭辛有憂之而今也社稷先賢或曠不祀

或雖祀不敬反取西方夷狄之神如其俗而敬事之禮歟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與夫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皆謂生有是功則意其死有是靈曰農曰棄曰契曰后土由此其選否則所謂假於鬼神以疑衆者今也捨史傳昭昭之意而取信於荒忽誕謾之詞生無其人死崇其祀禮歟伊欲據經典之舊以正習俗之非歟則雲漢之詩曰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又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蓋憂民之憂不得已者如此且有其舉之誰能廢

之伊欲徇習俗之非而無所訖正歟則淫祀無福
行之何益諸君必有見於此願詳陳之

二

問侍從天子之近臣朝夕論思日月獻納固其職
也然嘗有疑於此周官六卿分職冢宰總之則宰
相之任下此則大司徒等猶今之六曹尚書又下
而所謂小宰等則今六曹之貳皆侍從之選矣而
分職秩然不相侵紊未見所謂論思獻納者至師
氏之詔王媿保氏之諫王惡內史之受納訪若庶

幾矣然攷其官不過司徒宗伯之屬攷其秩又不
過中大夫下大夫之列豈六卿之長之貳位高職
尊言責所不及而任言責者固不在近臣歟漢以
御史大夫列於三公下此則太常光祿衛尉太僕
廷尉鴻臚宗正司農少府謂之九卿以今準昔亦
侍從之選已汲黯嘗爲九卿以故惟願出入禁闥
補過拾遺鄭當時聞人善言進之候上間未嘗不
言天下長者然李息爲九卿竟不敢言張湯事魏
其武安之爭雖韓安國鄭當時輩爲當時九卿皆

無敢明言其它如至上前而背同列視上意而爲律令不可槩舉至國有大議則忠言讜論往往得之博士議郎賢良文學則於論思獻納何取焉恭惟主上虚心無我公聽金觀延納讜言輔成至治內而百執事之輪對外而監司郡守之奏事固有聞必言有言必盡矣嗚玉曳履於殿陛之間號爲天子從臣者獨玩愒而無聞何歟豈六卿之長貳無預於言責周制然歟抑依違於是非之間而觀望於可否之際未免漢人之餘習歟諸君其詳攷

而歷陳之將以復于上

三

問固圉折衝之道無它曰兵而已國朝聚重兵于京師以鎮四方其後以東南去朝廷遠緩急難於調遣始制將兵於諸州而分路置將以統之則今之禁軍是已年來法禁寬而人情弛諸州禁軍往往散爲皂隸之役則內郡有一朝之警將何所恃兩淮用兵以來以三衙大軍不可盡出而江上諸軍不能深知險易始召募民兵與北人之來歸者

合而用之則今之忠義民兵是已而年來歸民之
土着者徃徃斃於轉徙而北人之來歸者徃徃難
於檢覈則外郡或有前日之虞胡以待之邇臣知
其然故請申嚴役使禁軍之制而講求狙詐作使
之說夫禁軍之不供它役宜也然彼固因役以爲
利矣心拘於營伍生意無聊或足以激一朝之變
忠義之人廣務招納宜也然逋寇叛卒色色有之
恐置之邊陲知我動息或適以滋它日之患二者
非細故也願聞其說

四

問兵之用間尚矣然昔之論者以謂水能濟舟亦
有用水而覆沒者蓋我用間以間人人亦用間以
間我善用之則彼間爲無用不善用之則我間爲
彼資彼我之間或得或失非明智孰察之蓋嘗攷
齊田單之間燕漢陳平之間楚則我以間而成者
也若胡間信鄭武公之親胡而卒爲鄭取秦間信
趙奢之畏秦而旋爲趙襲則我之間其可獨特乎
趙信秦間用趙括而喪師齊信周間殺斛律光而

亾國則我以彼間而敗者也鄭國爲韓間秦而秦卒以興蘇秦及張儀爲間於秦而秦卒以伯則彼之間其可獨棄乎邇者廷臣之論以比歲蘄黃之警出於倉卒不虞昌言于朝以用間爲急務至哉此言然用間之難久矣必以誠待之歟則漢使之入匈奴見其羸弱而歸告者非不誠也必厚之以資而後足以得其心歟則晉解揚漢輩雖盡捐陳平四萬斤金與之亦何足以動其心也哉願併前所疑求其說以告

五

問京口爲郡受瀾引淮控江帶海自吳用之歷宋齊梁陳俱號重鎮隋唐本朝混一區宇亦莫不以爲輕六飛駐蹕東南其地益重比歲疆場多事其重尤甚於昔時考古驗今殆非不急之務也敢問北固北顧何以不同丹陽丹楊何以有異土山江乘其險安在慶亭大業厥守何由絕高爲京因山爲壘號稱鐵甕今猶昔乎天限南北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昔猶今乎或曰在德不在險蓋形勢固

不足恃也隋史謂陸海之饒珍異所聚則土地之
產不爲不富唐人謂約已贍兵賦物儲刍則府庫
之積不爲不豐運米百艘以給渭橋軍士歡呼則
漕運之粟不爲不厚或曰民無信不立則兵食似
非所甚急也莫強於曹操而破之赤壁者水軍也
莫銳於符堅而勝之淝水者北府兵也莫難平於
桓玄而平之者義軍也莫捷於討盧循而討之者
萬鈞神弩宣潤弩手甚而希烈破海門樓船出而
少游懼酒可飲兵可用信哉是言矣然則威天下

而不以兵革乃不然歟經術則集注論語史筆則
善述吳書卓行則傳稱巨孝隱逸則相號山中文
章則賦擅三都詩歌則集著丹楊諉曰經生學士
之所守騷人墨客之所長有若擊楫中流而誓清
中原家徒四壁而一擲百萬或言酷似其舅或謂
萬里長城江東諸人非其比矣而曰弘濟艱難非
上智必英豪豈其然歟今殘虜可滅而未滅新胡
不可通而求通名忠義而陸梁本居民而流徙凡
淮南一日未能按堵則江南亦未容一日安處江

而風寒不止一處海道四達無復蔽遮則不容守在德之虛言郡計空匱見藏鮮少民力凋敝科調不均則不容徇去食之實害大軍削於分屯邊兵耗於累戰新軍未諳進退民兵不識行伍則兵革不備不容不亟修士徃於聲律場屋之文而軍旅未之學吏困於簿書期會之務而將略非所長則人物之儲不容不素講古人有言曰譬如同舟遇風一物不牢俱受其敗吾儕生長是邦休戚同之又未可以爲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伊欲擇險以爲固積財以爲富練兵以爲強何道而可若夫慨慷奮發輸忠竭謀又人臣之責也道其所以然將爲有司誦之

六

問周禮大司馬專九伐之任而命將出征則選於六卿戰國以後始以將軍專征伐左右前後材官羽林則名之以其所統驃騎車騎樓船戈船則名之以其所用四征四戰四鎮度遼下瀨則名之以其所徃自魏武任夏侯惇而有都督之名後周任

韋孝寬而有元帥之目唐任韓洪而有都統之號
其他如節度經畧招討之稱宣撫安撫招撫之任
大率皆昉於唐國朝參用古今之制惟制置使第
以命輔臣之兼領羣牧者後頗施之他司而南渡
以還委寄特重今二虜游魂盱楚未靖專征之任
屬在制使其可忽諸而議者之說有二或謂宜更
今日之制別遣重臣開督府立宣司厲兵秣馬以
作士大夫之氣庶士氣振人心悅而亂臣賊子知
所懼議者顧曰是將至於張皇或謂宜仍今日之
制隸節制於諸州一號令於制閩廣招懷厚廩給
以收潰散庶去者還來者安而亂臣賊子無所容
議者顧曰是失之迂緩夫以張皇爲非則裴度以
宰相平淮蔡狄青以樞密使下廣南初非因任於
外以迂緩爲非則曩歲蜀道之捷山陽之復初非
選於中諸君通於世務試爲有司索言之

七

問比者詔書取士誕告四方有曰游夏師友淵源
文章固其餘事賈董通達國體議論深識時宜大

哉王言所望於天下之士者至矣厚矣孔門四科
首及游夏漢廷諸儒尤稱賈董士乎士乎其亦有
以稱上意塞隆指乎子游以灑掃應對爲末則其
學專務於本子夏以賢賢易色事父母事君交朋
友謂之學則其學不止於文夫學問文章果二事
乎賈誼明申韓其言常急於治道董生推明孔氏
其說必主於君心夫君心治道果異用歟由子游
而言則恃本而廢末無下學之功其弊也過由子
夏而言則務內而忘外無博文之助其弊也不及
士之制行將安取乎誼論事者也然大聲疾呼而
忘其激仲舒未免於科舉之累故辭不迫而幾於
緩士之立身將安從乎史臣論仲舒謂其淵源未
及游夏而不以評誼豈誼固不在所擬倫乎其贊
誼也謂其通達國體而不言董子豈仲舒果不及
誼乎居則觀其行也出則觀其言也諸君將應科
舉而進於天子之庭矣願因四子者以觀其所自
期與所以告君者

問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要其終又謂兵可去食可去而信不可去其重輕不同如此今日外而邊鄙有盜賊竊發之憂內而郡國有風雨漂溢之變夫盜賊竊發於吾圉則役民以障遏役民以饋運役民以建營壘役民以葺戰艦皆所不可已也而或者曰國家旣許民以免役矣可失信乎風雨漂溢於輔郡則凡中下熟之州責之勸分責之以貢羨餘責之以償逋租皆所不可已也而或者曰財賦入有定制可失信乎曰王者宜示大信於天下不應以一朝之急行一切之政則兵可去也而民無以爲衛食可去也而國無以爲資將若之何諸君通於世務其考建隆熙豐紹興養兵足食之本末擇其可行者爲有司言之

九

問天尊地卑所以肅君臣之分乾下坤上所以通君臣之情分明而不可踰情通而無所壅天下之能事畢矣然人主之勢非特萬鈞也其威非特雷霆也則所謂分者不期嚴而嚴所謂情者不期壅

而壅矣嘗試求之易易之有泰泰者通也天地交
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其義信美矣六爻之
畫無所致意焉可也今也於二則欲其包荒三則
欲其艱正六則有城復于隍之戒豈居安慮危固
聖哲之常情歟夫易之所載理也數也詩書所述
其事也時也卽其理而究其事由其數而推其時
非高宗傳說之相遇文武君臣相與之時歟若藥
弗瞑眩而疾弗瘳若跣弗視地而足用傷欽予時
命其惟有終高宗所以命傳說者猶聖人致戒於
泰之意也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干戈自厥躬
與夫矜能喪功有備無患傳說所以告高宗者亦
猶聖人致戒於泰之意也至文武天保之詩則不
然曰俾爾多益俾爾戩穀惟侈其受福之多曰如
日之升如南山之壽惟頌其獲福之久以至曰天
保定爾亦孔之固則與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
攸聞者其說異矣曰神之弔矣詒爾多福則與黷
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者其義殊
矣豈高宗傳說得處泰之道於未重易之先而天

保詩人特未之思歟主上旣聖不居好善忘勢帝
賚良弼妙簡聖心萬機餘閒古訓是式以易之有
泰所以著君臣相與之理書之有說命詩之有天
保所以述君臣相與之事掇是三者親灑宸翰以
畀元臣猗歟躋歟君臣交孚上下同德此千載一
時之幸遇也諸君幸生聖世行造廣廷必有能紬
繹經義以對揚王休者敢丐餘論因以前之所疑
者質焉母略

十

問文武之分尚矣欲比而同之使介冑之夫皆閱
乎詩書俎豆之士必通乎軍旅豈惟勢有不可而
習反其常適以敗事惟因類而求量材而任庶幾
得之然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若稽古昔聿求文武
號稱得人者豈無自而然歟夫視其所以觀其所
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則履行固足以觀人也然
受金無行之人足以興劉秦將之子雖賢祇以取
敗履行果足以觀人哉言心之聲聽其言可以信
其行則言語固足以觀人也然上林捷給之對見

謂利口亂邦之人汗浹於錢穀決獄之問者卒安
劉氏言語固足以觀人哉學殖也不學將敗則學
固所以觀人之要然以經術飾吏事者不若無學
者之見憚讀父書而爲將者不若不學兵法者之
有天幸則學問殆未足以觀人也名者實之賓則
名譽亦觀人之術然名重當世者見謂誤蒼生之
人卒以覆國少有威名者或謂非保家之主亦以
喪師則名譽亦未足以觀人也合是四者皆不足
以觀人抑別有道歟王上不承基緒銳意治功悵

王業之偏安求文武如弗及廷臣精白承休慷慨
獻議文臣薦舉旣累有請欲絕其請託之私侍從
兩省臺諫三衙及諸路軍帥所薦武臣亦欲君相
審觀以盡知人之術猶以爲未也復欲明詔大臣
相與講求文武之實材曰文矣則必述其長於文
者何事曰武矣則必述其堪充於武者何職嘻盡
之矣然知人之難如前所云不可不審昔固有得
文武之士十九人於數千人之中卒也碌碌因人
而成事亦有使人東西自列若不足以得士而文

武兼備者出焉事固有當然而不然者諸君其併
前數者之疑而詳釋之或者將以上禋廟堂之末
議

十一

問后非賢不又賢非后不食君臣相須自昔固然
主上及席以來英俊虛心以受直言蓋與二帝三
王同一軌轍漢唐諸君皆不足進宜乎衆賢聚在
本朝內足以制作禮樂爲萬世開太平外足以興
起事功使四夷皆效順而有識之士猶不能不私

憂過計蓋老成雖爲時出而或者疑其膂力旣愆
精爽或不逮才俊雖多在列而或者疑其意氣太
銳更事或未深所任皆文學之彥或不能無迂濶
之嫌所致皆廉靖之人或不能無固陋之議漢武
帝謂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有負俗之累而立功
名泛駕之馬跡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然則士之
可用固非前四者所得專歟遞考當時所用如主
父偃桑弘羊文成五利之徒信跡馳之士矣其成
效又何如歟諸君試舉前代之士有合於是四者

其終之所成就何如以告或有裨於朝議

十二

問伊尹之告太甲必述成湯周公之戒成王必述文武誠以事久則易晦法近則易遵東方朔之於武帝惟願近述孝文意亦倣此恭惟主上以不世出之資遇大有爲之會遠人慕化仇虜畏威中興之功近在朝夕邇臣竊窺聖略請哀集孝宗聖武機要以進上意闔懌已俞其請猗歟盛哉祖宗百年未雪之讎庶乎可雪於一朝孝宗二十八年欲

爲不遂之志庶乎可遂於今日矣然武事以擇將才爲先近者猛士之思尚軫聖懷今內而侍從外而監司郡守各舉邊郡及將帥者一二人敢問薦舉果足以得人乎孝宗皇帝之擇任將帥抑別有它道乎武事以得士心爲急近者賞罰之未公見於邇臣之論奏甚者謂不分守城不見在寨動以萬數無從究核敢問論賞若此何以示勸懲乎孝宗皇帝之行賞罰以激昂多士抑別有責實之方歟以至忠義人之未歸而或疑其遺患屯田之可

爲父利而或疑有奪田之擾沿海之盜賊出沒二
廣之兵財闕壞稽之孝宗之世必有成說願諸兄
攷之如何將以復于上

十三

問古之善計天下者察其紀綱而已紀綱猶在雖
以夏后氏之亂少康可以中興否則雖久安長治
如漢之元成而後日之變已兆矣主上聰明淵懿
聲色貨利不入其心恭儉勤勞土木畋游不干其
慮虛懷以任賢傾心以納諫親九族體羣臣紀綱

之在內者固已秩然不紊而泛觀在外似有可疑
者夫侍從臺諫朝廷之紀綱係焉今也論思獻納
曠歲無聞補過拾遺其責安在改勘州縣已結錄
之獄而使姦民逃死改送監司已得實之訟而使
冤枉莫伸甚至移書監司郡守公肆請託則風憲
又將何賴監司郡守州縣之紀綱係焉今也監司
欲趣辦各司之財計而不恤郡之空匱郡守欲趣
辦本州之財計而不恤邑之空匱或命下不行以
覬顯除或託言丐祠以希召命其設心若此則觀

風共理乎何有下至縣邑則奉行朝廷監司郡守之紀綱而致之民者令也或預借以困民或鑿空以擾民俗頑而不能制板籍弊而不能革或冒于貨賄而不恤其它或僥倖見次而不揣其能則撫字乎何責夫如是紀綱紊矣豈國家之所望於士大夫者伊欲中外小大之臣皆洗滌舊染以起事功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何術而可

讀史抄

前漢書十八條

鄭當時好黃老言而每五日洗沐嘗置驛馬長安諸交請謝賓客至明旦常恐不徧何胸次擾擾如博極其言亦若人之流亞也孟堅謂其不能爲醇儒過矣

枚乘再諫吳王書其間載齊王殺身等事皆在吳王敗走之後劉仲馮考之甚詳謂後人增加之子觀韋孟諷諫楚王戊詩或者以爲其子孫敬事述志而作則乘之諫吳王書其爲後人增加也明矣灌夫以服請不宜猶言某以有服故不宜自往請

客後不得已乃親往也師古注非

史記張釋之傳盜環事下廷尉治釋之按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班固第云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殊失委折

灌夫傳改嘗作常改頴陰侯灌何請孟爲校尉作灌嬰陂池作波池夫以服請宜往爲不宜皆非是餘不可悉數

韓安國和親議利害了然爲萬世不刊之典可謂見之明察之熟矣宜其執此之見堅如金石未見

武帝意有所屬廼以有宅繆巧爲辭至以身任行師之寄豈以護軍之權諸將皆屬有以動其心故耶雖然馬邑之役所恃者聶壹之詐猶可以有宅繆巧爲解宅日漁陽之役右北平之役豈亦有宅繆巧而然耶士大夫始於事理甚明終爲名利所惑良可慨歎

韓安國善遇田甲李將軍乃殺醉尉量不同矣衛青不罪李敢敬待汲長孺亦賢矣

田竇之爭自韓安國汲長孺鄭當時外餘皆莫敢

言韓鄭之言又持兩端可見當時言者之難班馬
二史於武帝既上食太后後言是時惟郎中令石
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曰分別言兩人事則曲有
歸矣建豈其人耶太史公謂建爲郎中令事有可
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豈亦以是
故耶

汲黯始爲九卿弘湯爲小吏弘至相封侯湯爲御
史大夫黯猶爲右內史黯時丞史皆與同列或尊
用過之李廣初與從弟李蔡俱爲郎蔡名聲下廣
遠甚蔡封侯拜相而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
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者二人資稟不同才質
各異其爲淹滯大略相似

史記李廣傳衛青問廣等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
天子軍曲折班史增作失軍曲折非是廣時但失
道不曾失軍也

元光六年四將軍出擊匈奴衛青爲車騎將軍青
則衛子夫弟也公孫賀爲輕車將軍賀則子夫姊
君孺夫也公孫敖爲騎將軍敖則出衛青於死者

也其後用李廣利爲貳師將軍軍事亦類此夫兵凶
器戰危事而武帝輕於畀付如此雖衛霍之師出
則成功而所喪失亦略相當至於它將鮮不敗衄
者此可以爲命將出師者之戒班固先叙敖與賀
得幸之由繼書出軍等事其意微矣

元狩四年衛霍之出衛青正當堅敵乃能使單于
狼狽遁走幾至失國資糧於敵仍燒其積聚以破
巢穴斬首九萬九千級按去病功無大於此者雖
其斬捕數多而其所直者乃左方兵與單于親自

臨陣事體大不同去病益封五千八百戶而青不
得益封青分量已過封之益不益不足深論但方
其張左右翼與單于鏖戰之時殺傷大當其間誰
非冒萬死不顧以圖尺寸功者今也一置不問常
惠遂成秩不過諸侯相爵不過關內侯此蓋迫不
得已姑藉以塞衆議至霍去病軍則毫釐之功必
計帝於是失軍吏士卒之心矣其後竟不能復擊
匈奴或者此亦其一端歟

衛霍斬首捕虜之功於漢爲盛矣青雖父子俱侯

凡三十四歲而五侯皆奪未幾以戾太子事遂滅去病死未幾子死國絕弟光功烈如此終亦不免赤族之禍豈其殺傷過多天道施報固如此耶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夫以君臣相信之深猶貴其密而况於情之踈者乎武帝建元中遼東高廟與高園便殿災先是淮南王安入朝與帝舅丞相武安侯蚡有逆言歸而益橫其後膠西王趙敬肅王常山憲王皆數犯法或至夷滅人家殺二千石而淮南衡山王遂謀反膠東江都王

亦陰治兵欲應之丞相蚡復恃貴恣橫於內於是仲舒借二異以感動武帝此正納約自牖之意但其所言上忤權貴用事之臣下忤偃蹇不奉法之諸侯事無大於此者言之而密猶恐召禍而舒也暴其私藁至爲他人所得則其踈甚矣

仲舒家居朝廷每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問史臣謂其對大議皆有明法而所對謾不見一二使其所議果有關於朝廷大利害則不應不載議之而當則朝廷又不應用其言而棄其人使其

果不曾有所議史臣所載又不應爾蓋反覆史臣所載帝之所遣非張湯則亦其徒也言之阿意在仲舒固有所不忍言之而正則固已與使者之意背馳矣其所以復之君者何如哉宜其效不槩見而仲舒亦終於不用也

武帝策仲舒至于再三何也帝喜紛更主也仲舒首篇乃以更化爲說武帝得其辭而不得其意疑舒之所謂更化則已之所欲變法易令也故異其對而復策之制冊所言諄乎古帝王沿革之異意

欲仲舒極其所言大其所更張故篇末欲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其意洎仲舒復對不過諄諄乎禮義教化之事其他本末度數事制曲防皆略而不及帝始知意向殊異而中篇猶有所謂改正朔易服色等語故復策之而制冊所言尤深切致意於三王同異等語且謂仲舒之對爲條貫靡竟統紀未終篇末戒其悉之究之熟之復之意欲仲舒條陳世務使紀綱文章鏗錡炳輝一改當時之舊而舒之所志乃在損文用忠等語則其去帝意遠

矣此帝所以絕意仲舒不復再策且出之爲諸侯相也

史臣書武帝封禪事言其書秘其事禁獨侍中奉車子侯與知之甫去泰山猶未至海上卽書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史臣之意微而顯蓋武帝自知其事多不經慮奉車子侯洩之貽笑天下後世故殺之耳

漫塘文集卷之十八

終

